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 第五十二回 真命主爵受王位 假響馬路阻新人

詞曰：尋傳鑾輿回京闕，眼看旌旗離邊塞。貔貅何用唱歡歌，養些餘威博後決。回視波濤歇，打點精神，凱旋聲接。各人暗裏思量，笑彼刀無血。

可曾建甚功，卒蒙詔婿封。宜爾家，樂爾室，一朝挂紫衣。尋盟自合鴛鴦訣，成就從前缺月。怎如紅葉溝傳，風流初度，春宵一刻，海誓山盟結。

右調《歸朝歡》

話說楊延德日間聽了智聰長老相斷之言，心懷憂懼，寢不能寐，等眾人睡著，獨自披衣起來，悄悄往方丈之中，來見長老。此時長老正坐禪床，凝神定性。忽琉璃光照，見有人走進方丈中來，定睛一看，見是日間所相之人。便開言問道：「將軍因甚尚未安寢，暮夜到來有何話說。」延德道：「小可延德，甫聞禪師法語，心實不能自安，為此，篤志而來，懇求禪師慈悲為本，指點小可一條生路，得全首領於九原，死亦感德不朽。」智聰道：「此乃各人造化，數定無移，貧僧如何救得，將軍誤矣。」延德再三拜懇。長老見他心志誠實，便說道：「既將軍要得生路，別無方略，祇有高飛遠舉，遁跡林泉，置世事於無心，超形跡於塵外，庶可全身遠害，自保其身矣。」延德道：「禪師之教，善全之策也。但小可思父子至親，情關憂戚，一旦分離遠去，於心亦不能安，如之奈何？」長老道：「明哲保身，智者所貴。承歡膝下，人子當然。念汝言出真心，貧僧不得不曲為籌矣。」遂乃取出小皮匣一隻與之，道：「此乃天機，慎勿洩漏，宜緊藏於身！往常不許開看，如遇大難，方可開看，內中有救汝之計，斷勿忘也。」延德接了皮匣，再拜而謝，歡歡喜喜歸至客房去睡。有詩為證：

前程打動機關透，智者相憐警悟深。

不是當年能受教，將軍寧起入禪心。

次日，長老命行童安排早飯，祇見楊業率眾來辭，長老苦留不住，祇得送出山門。一行人下了山，回營歸寨，楊業傳令拔寨起行。大軍離了五臺山，取路回應州。按下不提。

那契丹主兵屯忻州，見有周兵阻住，不敢輕進。這日，忽報周兵都已撤去，不知何故。契丹主也先差人細細打聽，方知劉崇召山後楊家兵水淹了周師，以此得能退去。契丹主聽報，正在贊嘆楊家之謀，忽有劉崇差官來到，送上金珠寶物，請契丹主回兵。契丹主得了賄賂，統領人馬回本國去訖。

卻說世宗收兵還朝，進宮請了太后安。從此，朝廷政事，皆自親裁，補偏救弊，賑恤民瘼，朝野盡皆歡悅。因想趙匡胤等諸將能用命效力，合當封爵，以酬其功，於是論功之大小，定爵之次第。遂以都虞候趙匡胤進爵封為南宋王，鄭恩封為汝南王，高懷德、張光遠、羅彥威、張永德皆封列侯，岳元福、馬全義、符彥卿皆封節度使，分鎮外郡，以其年老，免於上朝，馮益、史勳、高懷亮等封為御林軍都督，進王朴為丞相。改元顯德。分賜宅第於王侯等。未得衙署者，又令各自挑選家將以實之。眾臣各各謝恩而退。時懷亮問兄以父母之事，懷德將父死潼關，母存故土之言，說了一遍。懷亮悲聲大慟，不勝淒傷，方知父親托夢有自來也。

一日，世宗設朝，文武朝臣已畢，南宋王趙匡胤出班奏道：「汝南王鄭恩，前定陶家莊三春為室，尚未婚娶，乞聖上恩賜完姻，臣等不勝欣幸。」世宗問道：「三御弟此姻幾時下聘，何人為媒，在於何處？」匡胤奏道：「是臣為媒，因在百鈴關隨太后鑾輿回京，於路駐蹕，鄭恩懼暑洗浴，往陶園偷瓜被打，臣見陶三春勇力過人，兵機通曉，特任斧柯，與彼聯姻。」又將前後事情備細奏了一遍。世宗聽了，幾乎笑倒，因說道：「姻緣本是前定，匹耦亦屬合宜，御弟執柯，正得其所也。」即傳旨宣汝南王見駕。當有司禮監傳宣：「萬歲爺有旨，宣汝南王上殿。」祇聽得下面答應一聲：「領旨。」世宗在龍椅上舉眼看時，祇見鄭恩從丹墀走上殿來，衣冠氣概，與前大不相同，怎見得：

頭戴三尖光溜帽，身穿八卦團花襖。

金環玉帶束腰間，粉底烏靴隨舞蹈。

鄭恩走至駕前，執笏嵩呼，拜了三拜。

看官，鄭恩本是粗魯之人，跟了匡胤走闖關西，招災惹禍，吃酒行凶，乃是專門絕技，虧了匡胤叫他習學文禮，所以革去舊規，知些禮貌。然而匆忙之際，終多失儀，故此今當朝拜，祇行了三禮。世宗見了，暗暗的好笑：「這魯夫禮貌不全，怎做朝廷大臣，然較之昔日，也算虧他的了。」遂傳旨賜坐。鄭恩坐在錦墩之上，眼珠兒瞧著鼻頭，動也不動，以為盡禮。世宗問道：「三御弟，朕聞你定下一頭親事，也該奏與朕知，早早完娶，因何祇不提起？」鄭恩道：「這多是二哥做的事務，於臣何干。」世宗道：「男女居室，人之大倫，汝怎麼推諉別人？」鄭恩道：「臣本不要這女人，多是二哥與臣為媒。」世宗道：「朕今差官前去，迎接陶三春到京，與汝完姻，以成大禮。」鄭恩奏道：「方纔臣已說過，總不要這女人，如陛下要去迎來，這原是二哥做的媒，任二哥娶了去。」世宗微笑道：「汝說來言語，通無道理，聘定婚姻，讓與媒人，自古以來，從無此理，朕逆知汝意，不過嫌他力勇，常恐受他教訓耳，然汝雖懼他，朕實嘉悅，下次汝或不知禮貌國法，即著王妃盡情責罰。傳旨，著禮部知道，即日差官四員，安備半朝鑾駕，前往陶家莊，迎接陶三春到京，擇日與三御弟汝南王鄭恩成親。」龍袖一拂，駕退還宮。文武官員，一齊退出。

鄭恩道：「二哥，我說過的，這驢球人的女娃娃，委實不要他，娶來做甚，就是取了來，我也不肯與他成親。」匡胤道：「三弟，你說甚話？朝廷旨意，誰敢有違？汝若不遵，便是逆君大罪了。」鄭恩道：「我不要就罷了，他把我怎樣定罪。」匡胤道：「天子喜怒不常，隨事可以問罪。汝今違忤不打緊，輕則革職為民，重則斬首示眾，豈肯以汝御弟而寬有耶？」鄭恩道：「據你講來，必要依他的了，祇是我向來沒有拘管，好不快活，如今卻做了死人，一步也不得做主，呆呆的聽人分付，好不耐煩。既然如此，我祇得依了他罷。」說罷，二人各自回府。

匡胤見了父親，勸把妹子配與高懷德為室，趙弘殷大喜，即便擇日，招懷德為婿。王侯作事，不比庶人之家，至期張燈結彩，鼓樂喧天，在朝文武各各送禮賀喜。當日新人參天拜地，請趙弘殷夫婦當廳受拜，然後夫妻交拜，花燭合巹，送入洞房，諸般禮數，不必細說。至次日，趙弘殷大開筵席，請在朝文武飲過了喜筵，諸事已畢。三朝之後，趙弘殷備下花銀千兩，準折妝奩，送高懷德夫妻回歸府第。懷德差了家將，備設安車，往山東迎接母親到來，安享榮華。按下不提。

那禮部奉了聖旨，差官備駕往陶家莊迎娶，也不必細表。祇說陶三春的哥哥陶龍陶虎，自從趙匡胤為媒，把妹子配與鄭恩，留下聘禮別去之後，他卻時時著人打聽，聞得趙匡胤保駕，兵下河東，立了戰功，受封都虞候之職，鄭恩亦得侯位之封，心中歡喜，進房來與三春說知其事。三春道：「哥哥，小妹前日言猶在耳，他若有了王位，方可成親。如今祇是封侯，哥哥且莫歡喜。」陶龍道：「賢妹，你莫要小覷了這侯位，他立功至此，亦非易事，日後再有功績，這王位便可立致矣。」說罷，相別而出。遂乃著人前往蘇杭兩處，置辦綾羅緞疋，龍蟒妝花，喚了許多裁縫到家，整月的做就內外衣服。又置辦那些銅錫器皿，什物家伙，件件俱全。三春知道，便叫哥哥：「他既封侯，難道府中沒有應用之物，也要哥哥這等費心。」陶龍道：「各人體面，理上該當，況我陶門又非小戶人家，豈可草率，遺人恥笑，就是那從嫁丫鬟，任從賢妹自擇。諸事都宜預備，免得臨時倥促，不及周章。」三春聽了大喜，感激兄長用心。於是將自己房中一切該用之物，隨時收拾停當。

不覺又過了多時。那一日，祇見本縣縣官到來報喜，陶龍弟兄接進大廳，見禮坐下。茶畢，縣官開言說道：「貴府令妹丈鄭，今封汝南王，御賜完姻，皇上特差禮部官四員，領帶宮官，排列半朝鑾駕，迎接王妃，不日將到，先有探事報來，為此，下官先來報喜。」陶龍陶虎躬身拜謝，設席款待，因說道：「治民一介布衣，不知禮數，若明日天使到來，該是如何款待，望老父母指教。

」縣官道：「天使到來，須設正席四桌，外備折席禮四封。鑾輿儀從，設備席五十桌，記點每人賞封銀二兩，其餘裝車夫役，與之酒飯，均為賞賜，其工食之項，到京時，鄭王自有給發。依此整備而行，便無疏失。」弟兄二人一齊致謝道：「愚弟兄村野之夫，幾乎失禮，承老父母所教，心目爽然矣，但俟天使到舍之時，望在先二日，差貴役相聞，好辦酒席。」縣官應允。酒散，謝別而去。那陶家二嫂聞知此信，進房道喜，說起縣官之言，不日天使就到。三春道：「妝奩什物，哥哥既都備下，不必說了，所有該用酒席賞賜等項，將父母存下千兩之銀，聽用可也。」

且說南宋王趙匡胤，一日請高懷德到府商議道：「陶三春勇力過人，曾將鄭恩力伏，自恃高強，目無能人，今出嫁到京，未免視吾等亦如同類，吾意欲於路送信於他，使他知懼。然遍觀在京諸將，皆非敵手，惟汝比張鄭力大，可與為敵，汝可帶領兩府家將，祇做打圍，先差家將暗暗告知官官，不可慌亂，汝便裝做響馬，要他買路錢，他自然發怒，親自出來交鋒，便可試他武藝高下了，汝宜見機而作，然後說明相接之意，使彼知我勇猛之人，亦為不少，且使鄭恩日後也有光彩。」懷德笑而從之，整備停當，按期出城，打點行事。慢提。

且說差官督領車仗僮人等，非止一日，到了縣中。縣官迎接，送歸公館，饋送禮物已畢，即差人飛報陶家。陶氏弟兄得報，分付門外搭起篷廠，屯扎車仗人馬，大廳上接待差官，側廳款待家將，車夫役人等在莊房內酒飯。叫下梨園，大排筵席。一應完備，等候到來。至次日清晨，早見一簇人馬，擁護而來，前面打著汝南王奉旨迎親的搢牌，排列著花簇簇的半朝鑾駕，恁的威儀。後面便是差官官監，縣官在後跟隨。一行人將次到莊，陶氏弟兄迎接進廳，開讀聖旨。弟兄謝過了恩，然後相見，賓主坐定，縣官側坐相陪。茶過三巡，便請入席，那酒筵豐盛，自不必說。當時點戲開場，酬酢勸侑，客主盡歡，席終而散。以下陸續人等各各酒飯已畢。陶龍擇日起行。時有親戚都來送嫁，陶龍一概辭謝。

這日，擺列王府執事，簇擁著鑾輿，前遮後掩，好不威儀。那官官騎馬，婢女乘車，弟兄兩個與那欵差官一齊坐馬押輿，縣官在後送行。祇聽三聲炮響，鑾輿起行。那街道上鄰裏男婦，挨肩擦背，夾道旁觀，個個夸獎，人人稱羨，都議論個不了，張望不休。那縣官直送至交界地方，然後辭去。正是：

貴賤不由妍媸定，富貧端在命途來。

鑾輿一路行程，曉行夜住，逢州過縣，地方官饋送程儀，好不威顯。行了多日，將近皇都，來至一處所在，離汴京約有三十餘里。正行之際，祇聽得樹林中一聲炮響，閃出五六十騎人馬來，當頭一位大王，坐馬端槍，攔住去路，大聲喝道：「來的留下買路錢，便放你過去。倘若遲延，性命難保。」那些執事人等見有強人阻路，唬得目定口呆，都不敢上前，縮做一堆兒立著，內有膽壯的，慌忙報與欵差官。那欵差官已是明白，假意吃驚，即轉報與陶氏弟兄。陶龍聽言道：「這皇都地面，那得有響馬胡行，待我上前去分付於他。」即時策馬向前，大聲喝道：「汝等草賊，怎敢在輦轂之下，攔截橫行，況我等又非經商大客，又不是任滿官員，那有銀錢與你買路，你可不曾見麼，這是汝南王鄭千歲娶的王妃娘娘，誰敢阻路！汝當速速回避，免得傷殘。」那大王哈哈大笑道：「也罷，你們既無銀兩，就把那個甚麼的王妃送他過來，與俺做個壓寨夫人，俺便饒了你們不殺。稍若支吾，你們休想回去。」陶龍聽言大怒，喝聲：「毛賊！你欺人慣了，不知王妃娘娘的本事，我便對他說知，請他自己出來，一頓銅錘打死了你幾個毛賊，方知娘娘的利害。」說罷，帶馬往後而去。

那三春見車馬不行，便問左右道：「為何不行？」家將稟道：「有響馬阻路，故此不能前進。」三春道：「那有此事？」正在言語，祇見陶龍來到跟前，將響馬之言說了一遍。三春大怒，喝叫：「取披掛過來。」侍女答應一聲，即忙往箱裏取將披掛出來，三春登時結束。怎見得打扮威嚴：

魚鱗甲金光耀日，紅戰襖繡鳳朝陽。

錦襪裙顏色鮮艷，獸皮靴舒長穩步。

陶三春通身結束，騎了一匹白馬，手執兩柄銅錘，帶領家將，擁至前面，一馬當先，大喝道：「何處毛賊，敢來阻路？」

祇見那大王一馬衝出，叫聲：「女將看箭。」一聲響，箭打三春左耳擦過，三春不曾提防，吃了一驚。聽得弓弦響處，又是一箭從右耳邊射來，三春放下錘，一手接住，喝道：「毛賊，有箭盡數射來。」那大王驀地裏又放一箭，從中射來，剛到護心鏡，被三春順手一錘，打落馬前。兩邊觀者盡皆喝采。三春提錘，拍馬衝來。那大王挺槍迎架。這陶三春的銅錘，重有八十二斤，當時見大王一槍刺來，急把一錘架開了槍，那一柄錘早又飛到，那大王暗暗喝采。兩個戰在當場，殺在一處，戰有三四十合。三春也是暗暗思想：「此人槍法利害，不像個響馬，吾且未可傷他性命。」心下一想，手略一鬆。那大王見三春手慢，忙把槍望肋下用力一撥，思量要撥他下馬。不想被三春用肋夾住，將一柄銅錘放下，趁手捻住了槍頭。那大王用力把槍一扯，卻拖不動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三春早把這柄銅錘當頭蓋下。那大王慌了，棄了槍，雙手接住了錘柄，再也不放。三春即便跳下馬來，祇一扯，反把大王扯落馬下。三春大喝道：「沒本事的毛賊，饒你去罷。」

那大王立起身來，走上前道：「請王嫂上馬。」三春道：「你是何等之人，敢稱我為王嫂？」那大王笑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我乃南宋王之妹丈，高懷德便是。祇因南宋王是大媒，故令某來迎接。」遂叫家將上前叩頭。三春大喜道：「原來是高侯駕臨，適纔衝撞，萬勿挂懷。」遂分付左右，取出銀兩，賞賜了家將。三春同懷德相見了二兄，敘新親之禮。弟兄二人道：「有勞高侯台駕來迎，足為榮耀。」懷德道：「豈敢，祇為汝南王乃當今之虎將，聞知被令妹所伏，弟等不信，故作此態，實欲請教武藝耳。」眾皆大笑。陶龍道：「如此作耍，以性命為兒戲，倘或失手，豈不可惜？」高懷德道：「適纔所射之箭，頭上無鐵，不致傷人，但是令妹的錘，實為利害，弟若接得不快，此時喪之久矣，自今以往，再不敢輕敵了。」眾復大笑。正是：

略把形容來點染，方知勁敵勝男兒。

當時一行人略略用些酒飯，懷德合為一起，擁輿而行。按下慢表。

祇說汝南王鄭恩，這日想起：「吉期將到，須要準備纔好，祇是王府行事的規矩，我卻一些也不知，如何是好！倘然差了禮數，卻不被陶家作為笑話。我且與二哥商議，看是如何。」遂乘馬，帶了幾名家將，來到南宋王府中，他是患難弟兄，不用通報，下馬進府，至廳上，與匡胤見禮坐下。鄭恩開言問道：「今日家將來報，說陶家送親將到，他手下人夫，共有二百多人，兄弟不知行事，故此特來與二哥商議，該是怎樣行法，二哥必有安排。」匡胤道：「禮本一體，不過行事之有大小耳，今照王侯行禮，諸凡應用，總宜從大，不可存小見之心。賢弟當要預備二百兩銀子，先著能幹家人，喚下廚茶夫役，備辦酒席，再要打點三百兩銀子，賞賜送親執役人等。再備下一二百兩，作為內外一應犒賞之費，以外再備謝媒禮金，或五千，或三千，再少不可。這數項費用，乃是最緊之事，所宜預備。至於在朝文武官員多來賀喜者，須在三日前送帖請酒，該有幾席，做幾日請，任憑己意是了。」鄭恩道：「算量起來，這銀子還不夠用哩，二哥，你的媒金，且借與兄弟用用，日後加利送來還你。」匡胤道：「你媒金尚未出手，怎麼說是借用起來？」鄭恩道：「男家的謝禮尚在後面，你祇把那陶家到來謝你的媒金花紅，一併借與兄弟用用便是了。」匡胤笑道：「你如今要改過大號了，休叫鄭子明，可叫賴貓兒焦面大王罷。」鄭恩道：「休得取笑，還有要緊的心事在此，要請你教導教導。」匡胤道：「賴貓大王，你除了借銀一事，還有甚的心事問我？」那鄭恩未言先笑，欲說還羞，遮遮掩掩的，向匡胤說將出來，有分教——為一世之莽夫，傳百年之話柄。正是：

不學安知倫類理，無文徒識凜風。

畢竟鄭恩問的甚麼心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